

欽定後漢書

卷五十四至六十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馬援列傳第十四

馬援傳 子 防 兄 子 嚴 族 孫 棧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

馬服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霍里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事見前書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宜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

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余員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援年

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

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會況

卒援行服葦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廬舍也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

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實本客天

水父仲又嘗為物令是時員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困牧至有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絳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見前書薦之

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莽改

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

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

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褱衣江淮南

楚之間謂之褱關之東西謂之褱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解在公孫述傳警蹕就車轡折而入磬折者屈

身如磬之曲折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

無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稽留因辭歸謂諸曰子陽

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隱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

東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祖廬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

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此論語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

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

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

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

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

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

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曉囑本實交友初讞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

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囑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讐之術得空勾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

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讐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讐友

黨○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援又為書與讐將楊廣使曉勸於讐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

問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為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

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

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

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

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曾所

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

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陸陸陸猶欲往附之將



難為顏乎若復貴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

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卑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

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

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

成而但婆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婆腰栗弱也婆音於偽反腰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論且來君叔

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尤行貌也

義見說文像亦未定也尤音以林反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

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

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實融傳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

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

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

乾隆四年校刊後漢書卷五十四列傳

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鹽隘

浩鹽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潛水名也鹽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晨驚在鹽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關門

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

允吾音鉤牙

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

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

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無城曰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

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

東觀記曰梁統也

令悉還金

城客民金城客人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

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臨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臂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

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

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

氏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劉攽曰注管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

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

劉攽曰

樂此不成文理當云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

關恩信寬以待下



何足相煩漢書曰郡國皆通成丞頗衰老子使得邀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不從

之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

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也良甚後稍定

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

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

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

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託言稱神有弟

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

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

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蒼洽縣雜將之女也嫁為朱鸞人詩索妻甚雄勇

交趾太守蘇定以法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

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皇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

宜齊同薦隋古文事者事下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

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

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甌治

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

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醢酒醢也詩曰醢酒有英毛萇注云以鼃曰醢醢音

所宜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

澤者欲短轅行山者欲長轅短轅則利長轅則安也

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

○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鸛跼跼水中

貌也跼音都

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

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

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

援奏言

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

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

遠界去庭千餘里

庭縣也

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封溪望海

縣並屬交趾郡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

駁也

與越人申明

舊制以約束之自後略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略者越別名

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

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略越銅鼓乃鑄爲馬式式法也張氏廣州記曰

大爲貴而關文餘初成懸於庭就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爲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

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恒寬鹽鐵論曰騏驎近世有西河子興亦

明相法子興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醫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

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

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

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醫書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援銅馬相法曰

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

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

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二寸堅如石韜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

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爲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

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

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

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

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寶固曰

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

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郭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

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松尙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婿貴重朝廷公卿已

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鄺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橘溪

酉溪瀼溪蠻夷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繫鄺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橘作朗無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

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東觀漢記作矍哉是翁

援音許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

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盡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

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獨惡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

東觀記曰二月

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舊舊字克反

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

搃拊也充賊

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

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此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

人數萬爭欲先誓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

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

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受其拜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

恩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喜音許慮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矜結禍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矜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襦毛萇注云襦婦人

之褻也女施矜結褵爾雅曰褵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囊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



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樂樂人之樂清

濁無所失輕重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勸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尙類鶩者也鶩鵠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

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續漢書曰

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

將屬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

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在交趾常餌

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糧軍

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

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

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瘞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瘞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貴故稱瘞賓客故人莫敢用會嚴與援妻子草索

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

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小過探其一美不求諸於衆論語周公有

以無家謂其一人故高祖赦關通而以王禮葬王校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賞



不使大臣怨乎不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懷

以無求備於一人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

之並見前書也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

諒因保守聊城不敢歸不信之心使遂報邯畏趙高說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八或說之於燕燕將懼

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

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間關猶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我呪曰若人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

新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首也囚王于不測之秦面

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越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蓋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

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規圓也孫子曰

萬仞之山遂救倒懸之急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存幾亡之城幾音所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

而獨守空郡守晉式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名猶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

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未必

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諱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

鄆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

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二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職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昊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

思豈儒之言

言其僮豎無知也高祖曰豎儒幾敗吾事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窮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

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晉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

服也矩步者回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龍音中規矩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龍音中規矩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龍音中規矩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龍音中規矩辭言嫺雅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寧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

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体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

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雷士不傳上書

陳狀不願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字石磐王莽從兄平

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

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謂

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邠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

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

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

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劉攽曰按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客蓋是容字容有此事也慮致賈高任章之變張敞為趙王其相賈

高祖不禮趙王高祖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

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

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五十四列傳

八